

東方禪風：杉本博司的攝影藝術

作者 邱奕堅 今藝術/191 期 (2008/8/27)

我拍攝的是事物的歷史。在「海景」系列中，我要處理的被攝體是水和空氣。這二種物質可能是時至今日，對人類而言變化最少的東西吧？其他世間萬物都隨歲月的流逝而變化，而我的藝術主題正是時間。

---- 杉本博司 (Hiroshi Sugimoto)

「杉本博司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尊敬的攝影藝術家之一。他的重要性在於針對藝術、歷史、科學與宗教進行詮釋的攝影題材，將東方哲學思想與西方主流文化完美地結合。」這是國際著名的哈蘇相機基金會 (Hasselblad Foundation) 對 2001 年度國際攝影獎得主、日本當代攝影藝術家杉本博司的獲獎評語。



20 世紀末，在美國藝壇引領風騷二十幾年的雪曼 (Cindy Sherman) 以攝影作為創作媒介，在當代藝術中大放異彩。過去 30 年，她變化多端的裝扮與自拍形式的作品風格，已然成為後現代主義及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而同一時期也以攝影為創作媒介，並能和她在當代藝術中相提並論的，就非杉本博司莫屬。他的攝影藝術中有著獨特的東方禪風，及饒富深意的文化元素，運用精湛的攝影技術，呈現極盡完美的作品品質，這幾年來在拍賣會上作品價格屢創新高，使得世界各國的美術館及收藏家競相收藏。

杉本博司回憶起童年時曾說，記憶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你不會記得昨天發生了什麼，但是你卻可以清楚地回憶起童年往事的某個瞬間。在記憶中，這些瞬間緩慢地流逝，而也許正因為這些體驗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使得印象更為栩栩如生。但接下來直到成年時代的各種體驗，都只是過往的重複，因此也就逐漸變得無足輕重。細細回想你最初的、從童年一路走來的記憶，就可以發現記憶是永遠不斷地累積起來的、層層疊疊而重複的人生經驗。

1948 年杉本博司出生在東京一個商人的家庭，兒時的記憶是一口井：「在自家的後院有一口老井，透過一隻手壓的打氣筒搖動讓水吱吱嘎嘎的噴湧而出。這是一種視覺和聽覺的記憶。在某種意義上，我依稀意識到我所出生的房子以及旁邊的建築要比對面街道的房子老，我們大部分東京的鄰居都在二戰時期經受了燃燒彈的摧毀，只有我們這區倖存，也有許多東西是 1923 年東京大地震所引發的火災後殘留。我家的庭院因為設置了一口井而顯得狹小，抬頭看到的是有限的天空，有時總覺得在陰沉的庭院裡更像是處於井底，因此無論是多麼特別的記憶，總帶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他說照片總是攪動他的記憶，而一種習慣於觀察的興趣也一直伴隨他至今。他經常會注視一些隨著歲月流逝的東西，不管這些物體處於什麼狀態，總讓他有一種心滿意足的感覺，也由於保持著這種好奇與觀察的習慣，因而決定了他日後走向藝術創作的道路。

青澀年代的攝影啟蒙

他在立教中學時期開始接受美術教育，學習油畫與雕塑，畢業後直升立教高中並參加攝影社。此時東京澀谷的電影院正在播放《羅馬假期》，而初次看到張貼在東京火車站的《羅馬假期》電影海報時，女主角奧黛莉赫本立刻成了他的偶像。杉本博司開始思考，如何拍攝奧黛莉赫本可愛的笑臉？於是決定悄悄地試著拍攝播放中的電影，但是如何將動態的電影影像拍攝下來？他立刻做了實驗。他使用美樂達相機，選擇光圈 1.4 的鏡頭，交叉使用不同的光圈及快門速度的組合，在人少的午後進入電影院偷拍，並將軟



片增感顯影到 ISO 800，結果發現光圈 1.4 與快門速度 1/30 秒的組合，可以將動態的電影影像拍攝成靜態畫面。高中青澀年代的好奇，與日後他的名作「劇場」(Theaters) 系列，竟是如此的巧合。

由於對數學感到棘手，因此對就讀大學時是否要進入理工學院而猶豫不決，杉本博司自認無法勝任抽象的概念思考，於是選擇經濟學，後來在 1970 年時畢業於日本東京六大名校之一的立教大學經濟學院，但弔詭的是，他的許多作品中都表達著意義深遠的抽象概念。1964 年東京奧運之後，日本經濟飛快成長的同時，要求民主化的聲浪日漸高漲，日本社會面臨了轉型期，出現了反對增訂「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相關運動，以及 1970 年代的大學民主化運動，而發生了長期的「學園鬥爭」，各大學的學生們因此無心上課，熱中於參與各種社會改革運動，學校因為無法上課而關閉校園，畢業典禮也都無法舉行，因此杉本博司的大學畢業證書實際上是學校用郵寄送達的。國中、高中與大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完成學業，也或許就是在這種動亂中的學習與成長，讓大學畢業的杉本博司毅然決然移居美國。

開創觀念攝影的第一人

2006 年，筆者在東京藝術大學第一次聽到杉本博司的演講時，他表示自己在 1970 年首次到美國加州洛杉磯，希望留在當地，而那時要留在美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留學，於是他選擇洛杉磯藝術設計中心學院 (Art Center College of Design, Los Angeles)，但是進入藝術學院要學習什麼？他認為學習攝影最快也最簡單，於是開始正式學習攝影，並於 1972 年畢業，1974 年移居紐約。說來也許諷刺，但目前西方藝壇大多認為杉本博司是開創觀念攝影 (Conceptual Photography) 的第一人，而當年他純粹因為攝影技術最容易學習而踏入攝影領域，卻成為他 30 年來藝術創作的媒介。

時至今日，他共發表了 13 組的系列攝影作品，包括「透視畫館」(Dioramas, 1975-1999)、「劇院」(Theaters, 1975-2001)、「海景」(Seascapes, 1980-2002)、「恐怖館」(Chamber of Horrors, 1994-1999)、「佛海」(Sea of Buddha, 1995)、「建築」(Architecture, 1997-2002)、「陰翳禮讚」(In Praise of Shadows, 1998)、「肖像攝影」(Portraits, 1999)、「松林圖」(Pine Trees, 2001)、「護王神社－相稱的均衡」(Appropriate Proportion, 2002)、「觀念之形」(Conceptual Forms, 2004)、「影之色」(Colors of Shadow, 2004-2005) 等等。

「透視畫館」系列

1974 年，杉本博司首次來到紐約這個國際大都市，面對著曼哈頓藝術交易最熱絡的蘇活 (Soho) 區，而一位東方人如何在這世界的大舞台嶄露頭角，是他首先必須面臨的大課題，因此他決定在紐約進行一次旅遊，以尋找創作靈感。最後他來到自然史博物館，參觀了館內展示的標本動物，這些標本被安置於三度空間的繪圖背景裡，一切看來是如此虛假，而或許是基於自身學習攝影的習慣，也或許是為尋找被攝者之間的關係，他嘗試著閉上一隻眼睛，此時奇特的現象浮現在他的眼前，所有的透視感與遠近感頓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眼前的一切看來竟如此真實，足以以假亂真。他發現了以相機觀看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畢生首次的創作「透視畫館」系列便由此展開，杉本博司的攝影藝術世界也因此開始。

「劇院」系列

杉本博司在進行「透視畫館」系列的同時，也開始了「劇院」的拍攝工作。有一次他悄悄的帶著相機進入電影院，架好相機完成構圖，將電影螢幕置於畫面的中央，當電影開始播放的同時，他縮小鏡頭的光圈按下快門，讓軟片開始做長時間的曝光；漫長的二小時等待之後，在電影結束的同時關閉快門，完成曝光。當天回家後，他立刻迫不及待的進入暗房進行軟片顯影處理，底片完成顯影後，爆炸性的視覺效果震撼了他的眼睛。在昏暗的電影院中，除了電影螢幕之外，放眼四周一片漆黑，軟片經過二小時長時間的累積曝光後，產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軟片的曝光主要是仰賴電影播放時，螢幕上反射出來的光線，而電影院的室內空間也因為被這反射出來的光線照亮而逐漸浮現出輪廓。每一幅攝影作品畫面裡的正面



舞台及牆面、天花板、左右牆壁、走道、座椅椅背的紋理，與電影映幕相互呼應，形成重要的元素，與全白色的電影映幕所堆疊出的一整部電影的厚實曝光量，形成強烈的黑白對比。在杉本博司尚未成名之前，他總是悄悄的帶著相機在電影院內默默地進行拍攝工作，同時也拍攝戶外的汽車電影院，不過當他成名之後，有許多電影院的老闆願意關起門來，讓他一個人在電影院內慢慢地進行拍攝。整個「劇院」系列的作品是「觀念攝影」的最佳表現，他將東方的禪宗思想導入了藝術創作，讓人們見識到攝影創意之路的無限寬闊，二小時的拍攝是「實有」的進行，最後的白色電影螢幕是「空無」的呈現。

「海景」系列

上天下海、各分一半，是「海景」系列的 50 張作品中一成不變的構圖，這是初學攝影者最忌諱的構圖方式，而杉本博司巧妙地應用氣候與時間的關係，將作品中的天海一線，呈現得有時清楚、有時模糊；也能漸漸清楚，也能逐漸模糊，有白天的天與海，也有夜間的天與海，有時也能看起來非天非海，充分表現禪宗修行的三種境界，「見海是海，見海不是海，見海又是海」。1997 年在維也納漢堡美術館舉辦「慾望與虛空：當代日本攝影」（*Desire and Void, Contemporary Japanese Photography*）展覽時，杉本博司曾經引用以下這一段話來詮釋他的作品。

宋代吉州青原惟信禪師曾對門人說：「老僧三十年前未曾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後來參禪悟道，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個休歇處，依然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海景」系列作品是杉本博司藉由東方禪宗思想，應用到自身作品的最佳明證，也將 1970 年代中期美國藝壇盛行的極限藝術（*Minimal art*）發揮得淋漓盡致。將畫面呈現處理至最空、最無、最單純，展現廣度的創意美學與深度的文化思想，但對於一般不了解攝影藝術的人而言，它也是一套最無聊、最難理解、最難喜歡的作品。這一系列作品曾經在拍賣會上以新台幣 6,000 萬元左右的高價賣出，應是杉本博司所有作品當中的巔峰紀錄。

「恐怖館」系列

相較於今日的我們，過去的祖先似乎更無懼於死亡，甚至對某些人來說，「受到上帝挑選」的意味遠大於「獻祭的犧牲品」，可以從此生的爭鬥與苦難中得到解放。杉本博司在 1994 年至倫敦參觀了「杜沙夫人蠟像館」（*Madame Tussands Wax Museum*）後，見到了處決路易十六與瑪莉安東尼的斷頭台，以及電椅等等執行死刑的刑具展出，對他而言，一切看來都如此真實，為了見證這些由文明人所創造的死亡工具，他拍下了確實的目擊相片，讓人們在歲月流逝中重新面對死亡。

「佛海」系列

日本京都市東山區有一間建立於 1155 年、有著八百多年歷史的知名古老寺院，正式名稱爲「蓮華王院」，一般通稱爲「三十三間堂」，裡面供奉著一千零一尊觀世音菩薩像，它正是杉本博司「佛海」系列

（文章版權所有©邱奕堅，引用請註明出處）